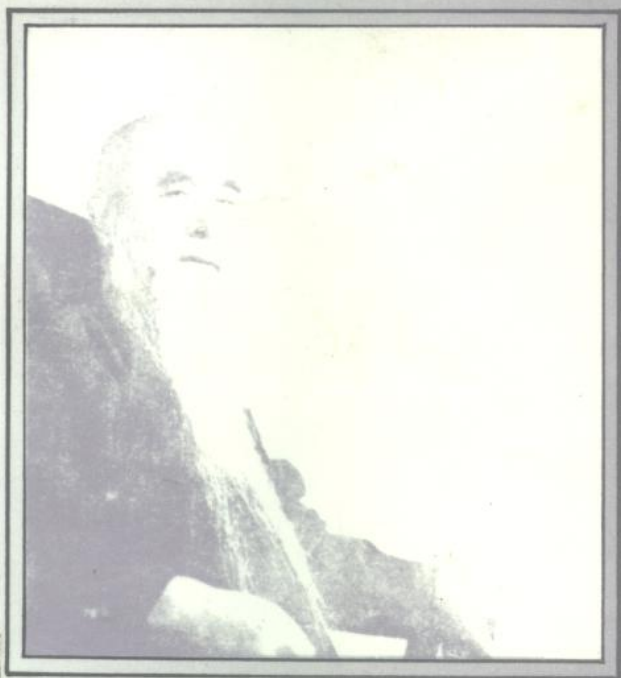


于右任诗集

刘永平 编



团结出版社

36517

刘永平
编

于右任诗集
屈武题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于右任诗集/刘永平编. —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12

ISBN 7-80061-767-X

I. 于… II. 刘…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现代 N. 12

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2122 号

团结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北京龙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996 年 12 月(大 32 开)第一版 1996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字数:311 千字 印张:15.625 插页:4

ISBN7-80061-767-9/I·143

定价:19.80 元(平)



于先生 69 岁肖像

于先生躯干伟岸，
浓眉阔目，银髯飘胸，
望之若神仙中人，
所至敬仰风采。



于先生 1946 年 7 月摄于新疆迪化，自左至右：于绵绵、于右任、于芝秀、屈武。

米
天
地
正
氣

法
古
今
定
人

于右任



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
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
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
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

經之賢壻正

右任



古泉

鏤

金

長

壽

字

煥
章

先生
正

刊

石

通

德

辭

于
右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日月星辰斗柄指天
东西南北顺星辰宿
为帝生民始如王出
呼吸天地之灵气以
养其身
昔者圣王始出
乃服衣裳推位让国
有虞陶唐布衣伐罪
周及叔汤生躬曰道
在拙
平章量音黎之玉仗
戎美迓迨卷穆亦冥
王鸣凤在树白神台
化被草木及美方卷

内 容 提 要

当代著名爱国诗人、书法家于右任先生，在逝世前夕留下许多爱国诗文。本书收集了于先生在祖国大陆期间的所有作品，而且征得了居台期间的晚年诗篇较多，总计近 1100 首。这些诗不仅音韵铿锵，意境不凡，而且风格豪迈超逸，爱国情感炽烈。

所写诗歌词曲按编年体排列，其中有些稿件是编注者刘永平在解放前追随于公身边时按手稿抄录的第一手资料，略加笺注可作当代诗史读，弥足珍贵。卷末附有编者所写《于右任先生年谱》，可作为了解诗作的时代背景、先生生活经历、政治建树、轶事珍闻之助。

序

冯亦吾

予自幼爱好诗词与书法，往年在南京得读于右任先生诗作，辄为向往。后在地方主持区政，又请先生书写区公所匾额，对于先生的书法亦为之倾倒不置。先生的诗具有特殊风格，读其诗可以想见其为人；而且随在组织倡导，不遗余力，对于诗教用力至勤。1937年当国民政府西迁重庆时，先生至汉口，即邀集诗人成立诗社，并发起《民族诗坛》。诚以抗日军兴，思有以鼓励士气，宣扬爱国主义精神，意至善也。有《长歌复短歌》云：

“长歌长，短歌短；神圣战争方开展。

哥哥后，弟弟前；争将性命为国捐，
击破胡儿在今年。”

又，

“短哥短，长歌长；万世荣名是国殇。

爱吾爱，仇吾仇；智者不惧仁不忧，
大家起来卫神州。”

这两首歌虽短，但爱国热情溢于言表矣。1941年夏历五月五

日，先生与文艺界人士集会，倡议以此日为“诗人节”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盖先生素仰屈原之为，人尤爱读《离骚》，曾以“骚心”为笔名，由此可见其用意。先生的诗人节诗有云：

“民族诗人节，诗人更不忘。
乃知崇纪念，用以懔危亡。
宗国千年痛，幽兰万古香。
于今期作者，无畏吐光芒。”

诗中“用以懔危亡”之句，道出了“诗人节”的本旨。1944年，先生又邀集卢前，刘延涛等人组织“中华乐府社”，编印《中华乐府》，内容分为诗、词、曲三部，用意一如“诗人节”，有《破阵子》词云：

“三峡星河影动，五更鼓角声悲。
騷雅而还天道转，关马之兴地运移。作家当战时。
雨泥文人笔砚，云生大将旌旗。
漫说缙衣为讽刺，岂有甘棠不疗饥。太平先有诗。”

词中“作家当战时”正是要“武士扛起枪，文人拿起笔”以共赴国难之意，而“雨泥文人笔砚，云生大将旌旗”，语意更为明显。此外又有《齐天乐·勉青年军人》及1945年所作《中吕·醉高歌。闻日本乞降，作付中华乐府十首》皆为有关作品。

1950年3月3日先生与贾景德、黄纯清等邀约台湾及由祖国大陆来台湾的诗人，仿王羲之兰亭集会的故事，修禊于台北士林园艺所，又组织台湾诗社，发起诗人大会；并约于每年诗人节轮流在各县市举办诗人会；更拟发起诗学更新运动。同年10月19日重阳节，约台北诗人于阳明山登高，到会者120余人。此次约会先生在签名纸前端题记云：“敬望与会群公，咸以康济之怀抱，发为时代之歌声，为诗学开辟新的道路，为生民肩负新的使命”。1955年先生

在台南诗人节大会上说：“执新诗以批评旧诗，或执旧诗以批评新诗，此皆不知诗者也。”主张诗人之责任要与时代而俱大……先生之于诗学，属望至为殷切，不唯随处倡导，而且身体力行，其用心亦良苦矣！

友人刘永平同志，追随之先生多年，亲承教诲，对先生了解至深。今兹搜集先生历年诗作千余首，自1902年至1964年前后60年间，按年编次，为《于右任诗集》，不唯搜集之富为前所未有，而先生从事革命事业之见于诗者，靡有所遗，对于史事亦为一大贡献。永平有《庸屏诗词选》问世，予既为之题词，今更读《于右任诗集》，佩其治学之勤，成功之大，故勉为之序。

前 言

自从《于右任集》于1989年出版后，频频接到读者来函询问：“《于右任集》的‘文集’部分，既已阅过，未知‘诗集’部分，何时问世，以成全璧？”‘诗集’部分，在‘文集’发行之后，本应加速编纂，由于后期居台作品搜集不易，故迁延至今。

谈到于先生诗集，过去曾出过多种，最早的本子，是在本世纪初刊行的《半哭半笑楼诗草》，都是于先生的早期作品。由于该诗集，多有鼓吹革命的慷慨激昂之文，以“倡言革命”被清廷视为大逆不道，密旨拿办。他在《和朱佛光先生步施州狂客原韵》中云：

“太平思想何由见，革命才能不自囚。”

这两句诗成为早年诗歌风格的显著特点，正如柳亚子先生在为1930年出版的《右任诗存》题词所写的：“卅年家国兴亡恨，付与先生一卷诗。”意谓先生之诗，堪称一代“诗史”，决非溢美。

于先生早年即醉心屈原，因以“骚心”作为笔名，赞美屈原“衣被万世的创作精神与日月争光的高尚人格”。

于先生在北伐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日子里，发表了革命号角《右任诗存》及《变风集》。1926年夏，先生为解西安之围，在李大钊同志的安排下，随带秘书翻译马文彦从天津转上海，乘船经海参崴去莫斯科，敦促冯玉祥先生回国，参加北伐。他到过红场，思想展现出新的火花。他唱出了“大呼万岁定中华，全世界被压迫之人民同日起”（《舟入黄海作歌》），成为于先生诗歌的黄金时代。

于先生的诗歌中期，正值抗日战争。他是抗战的拥护者、鼓吹

者，曾以“名将”自况，由于年过花甲，未曾亲冒矢石，但在他组织领导下办有《民族诗坛》和《中华乐府》两个刊物，用诗歌来激励国人浴血抗战、保卫祖国。但他曾一再哀叹：“八年血战，不为名将，泪洒关西”（《黄钟·人月圆·梦中有作》）。于先生力主抗日，坚持国共合作，有不少善言懿行。

记得1945年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毛泽东同志从延安飞抵重庆，于先生和邵力子亲到机场去接。于先生在监察院设宴为毛主席洗尘，旋即邀请到西康路二号家中设便宴招待。席间漫谈诗文，于先生盛赞毛主席《沁园春·雪》结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认为这是激励后进的佳句。毛主席笑道：“何若‘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对人启发更深。”

（原来，于先生曾在兰州游览兴隆山，在谒成吉思汗灵柩及西征戈矛等遗物时所赋小令《越调·天净沙》中有这样的句子：“兴隆山畔高歌，曾瞻无敌金戈。遗诏焚香读过，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毛主席称赞的就是这首曲的结句。）

抗战胜利后，我毕业于“川大”，入监察院秘书处任职，追随在先生杖履左右，承蒙传授诗法，得其指点。他谆谆教导我说：“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汝之诗词，尚有基础，但作为青年人，要多注意经济文章。陆游云：‘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雕虫小技，乃次焉者也。”余闻先生之言，惭汗浹背，道：“诚如院长所论，对于经邦济世之学，留心较少，吟风弄月，于国事何补？院长垂诲，当书诸绅。”先生对吾之垂诲，至今铭记在心。

于先生在南京多与名流宿儒（包括诗人、词曲家、书法家）结交来往。在青溪诗社中，于先生为巨擘焉。

记得1946年重阳节，青溪诗社集会于紫金山天文台。这一天，秋高气爽，天朗气清，于先生穿灰色长衫，和与会诗人在天文台门前摄影留念。于先生和罗家伦谈论最久。于先生言：“诗的意境须与自然契合，杜诗云：‘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状洞庭之浩瀚无

际；‘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状秦岱之雄伟峥嵘。今登紫金山，恨未携谢朓惊人句耳！”罗家伦说：“写诗首重观察，陆机说过：‘精鹜八极，心游万仞’，意境须与自然结合，乃万古不刊之论。第如何在诗中体现耳！刘勰曾说：‘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阐明了文艺创作与客观现实的关系。先生之作，物我为一，弥见风骨秀整矣。”先生为之颌首。

1949年初，于右任先生一直期待着和谈取得成功，并争取有机会赴北平直接参加和谈。于先生向监察委员一再表示可以赴北平协助工作。李宗仁、何应钦得知先生乐意赴北平，即电告知张治中。不久张治中回电：“于先生暂勿来平。”于先生听到之后，大失所望。

我记得于先生回到院长办公室，面对着向北的窗子，唉声叹气地说：“国事至此，奈和平何！”又叨念着说：“文白误我！”（张治中文字文白）于先生曾挥毫写在4月16日的台历上《闻文白来电有感》一首：诗云：

“衡阳去雁几时还？万叠燕云万叠山。
彩凤身无双羽翼，雕笼何日启重关？”

于先生写完此诗后，监委刘延涛对于先生说：“上海旦夕有变，院长做什么打算？”这时先生脸色阴沉，语气缓慢地说：“还轮到我还打算什么？前天毛人凤来通知我，上峰要我赶快准备到台北。”刘又问：“如果院长不去台湾，不也可以吗？”于先生把长髯往左右一抹说：“我的生命还攥在人家手里，哪有我的自由！”

于先生终于被迫去台，但怀念大陆之心，却无时无刻。1956年先生赋《鸡鸣曲》：有“福州鸡鸣，基隆可听”之句，但是海峡两岸之间，存在着人为的障碍，鸡犬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于先生对此不合理的现象，感慨万分，故又云：“伊人隔岸，如何不应？”阐明祖国同胞都是炎黄子孙，应当同呼吸、共命运，精诚团结，乃先生写

此诗之主旨。

1958年，先生小女想想携回《岁寒三友图》，为补遗字。先生补写“时”字（按原句为“无聊来写此时情”），并系之以诗。诗云：

“破碎河山容再造，凋零师友记同游。
中山陵树年年老，扫墓于郎已白头。”

诗成后，曾盛传海内外。《人民日报》亦于是年11月12日刊载，并加按语。何香凝、林伯渠、王昆仑、沈尹默、汪东与朱蕴山诸老皆有和诗。邵力子先生发表《勉励在台旧友》一文，文章引用此诗道：“于先生怀念祖国故旧的深情，悲伤老大零落的忧思，情见乎词矣。我知道，这不只是于老的伤感，也代表在台湾的许多朋友的心情。”

先生年届耄耋，胸怀旷达，仿陶渊明自悼之例，于1962年11月12日在日记中为身后做了安排：“我百年后愿葬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山要最高者，树要最大者。”1月24日展于先生写出了著名的爱国诗篇，诗云：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望（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先生值垂暮之年，终未实现落叶归根之宿愿，埋骨他乡，铸成终身遗憾，每读先生此诗不啻读到陆游《示儿》之诗，哀痛欲绝。先生怀乡思国之情，洋溢于字里行间，洵为千古绝唱。

古人云：“诗言志”，先生之诗，即先生之志也。张群先生在《于故院长墓表》中称赞云：“公之文章功业，襟怀节慨，实兼有刚健笃